

北京天桥又多了个变戏法的奇人

2



张海帆 著
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2009年的春晚,捧红了刘谦,也带动了全体的魔术热情。一场普通的电视魔术表演,却牵出八十年前一位魔术奇人的神秘故事。一位中华古戏法的神秘传人、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魔术奇书突然现世。引发官、匪、西方列强拼死角逐。他用表演唤醒民族斗志,被西方顶级魔术界尊称为“大魔术师”。他的身世,却隐藏着惊天大秘密,因此他必须拼尽全力,上演一场挑战命运的终极连环魔术!

[上期回顾]

在一次电视魔术秀的录制现场,本来只是被邀请上台给魔术师做配合的观众甲,居然用一手绝活震惊了所有人,而这背后,似乎隐藏着很多秘密……

魔术小说

民国时期,1926年的秋天,北平市天桥。正午时分,著名的杂耍馆旺风楼外人群一阵喧哗,渐渐聚拢。只见七八个旺风楼的伙计,在大门一侧的空地上搭起的一个木台上,摆了一张八仙桌,八仙桌上摆着一大一小两个铜碗,铜碗间摆着五颗核桃。有伙计扯出了旗帜,旗帜上写着:原样做到本店八仙取果戏法之人,奖大洋五十。

人群又是一阵躁动,只见一个身穿长袍、模样贵气、梳着油光发亮大背头的中年男人,从旺风楼大门中走到八仙桌前。

这个中年男人正是旺风楼的老板陈国,他四十岁开外的年纪,满脸笑容,看着一团和气。陈国团团抱拳,对围观的人群说:“今天乃是我悬赏高人破解八仙取果戏法的最后一天,还请各位要尝试的,抓紧时间上来试试。”人群中有人哄然叫好:“陈老板,你就先变给我们看看吧。”

陈国登上木台,将两个铜碗拿起,正反两面都展示给大家看了看,敲了一敲,示意这铜碗没有特异之处,然后陈国把铜碗放下,将五颗核桃悉数放入大铜碗中。陈国将铜碗拿起,走下木台,将铜碗中已经放入核桃的情况展示给围观的众人观看。众人都屏住呼吸,看着陈国的动作。

陈国微微一笑,将另一只略小的铜碗盖上,举在胸前,开始上下抖动。铜碗里核桃撞击的声音非常清晰响亮,“哗啦啦”响个不停。

陈国摇动着铜碗,绕场一周,退回场地中间,喝了声:“走!”突然之间,铜碗里发出的声响骤然停止,再无声音,而陈国的动作仍未停止!

陈国的动作慢慢缓了下来,将铜碗托在手中,将两个铜碗分

开,一手持一个碗,出示给众人观看,只见铜碗中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,空无一物。

人群中掌声雷动,不少人大大声叫好,也有人惊讶声连连。

陈国一圈走下来,退回到木台上的八仙桌前,将两个铜碗再又盖上,拿起来上下一抖,喝道:“回来!”只听铜碗里哗啦哗啦的撞击声再度响了起来,引得众人又是一片惊叹!

陈国将铜碗放下,揭了开来,从碗里面拿出五颗核桃,握在手中出示给众人观看。

转眼过了近一个时辰,还是无人能还原出这个戏法,伙计们见时辰已到,就要上前收拾摆设。

“等等!我来试一试!”突然有个声调低沉、平稳的男人说话。

只见从人群中走出一个身穿破旧灰布长袍的男人。这个男人风尘仆仆,眼睛不大,头发蓬乱,面颊消瘦,满脸胡须,但透出一股子捉摸不透的气质。

他提着一个硕大的皮箱,显得又笨又重,那尺寸几乎能将他都装了进去。他半拖半提提着皮箱,十分吃力地走到八仙桌边,将皮箱放下,拿起两个铜碗看了几眼,又分别抓了抓桌上的核桃,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。

这个男人依照陈国的法子,把核桃放入碗中摇动,“哗啦啦”的声音立即传出。

这男人摇着碗绕场一周,退回到场地中间,喝了声:“走又来!”响声立即停止,无论再怎么晃动铜碗,都不再发出声音。

这男人将铜碗慢慢揭开,亮给众人观看。众人都探头看过去,不看还好,一看就眼睛瞪圆,话都说不出来。

那一大一小两个铜碗中,竟一个碗里塞着一个白面馒头!

这男人拿出馒头,一边吃

着,一边说道:“我变没了核桃,塞进去两个馒头。我算不算做到了呢?”

陈国赶忙将他请进店里,细问之下,才知他叫张贤,是来天桥谋生的。陈国邀请张贤在店里试演几场,张贤没有答应,甚至没有要陈国的赏钱,独自离去。

张贤刚离去不久,旺风楼二楼雅间的贵客请陈国上去说话,原来是亦官亦商的段士章府上的刘管家叫他。

说起段士章这个人,可是北平城里上可通天下可彻地的人物,那个刘管家名叫刘成三,是段士章的心腹,一个心狠手辣之徒。刘管家叫陈国上去,原来是要求陈国再找新鲜的戏法来。段士章的四太太柳荫喜欢戏法,但品位很高,看腻了寻常的戏法。

当时中国魔术衰败凋零,陈国也无奈何,但他害怕段士章的势力,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,心中一筹莫展,不禁想到了刚走不久的张贤。

张贤离开了旺风楼,一路向南,一直走到僻静处的一个胡同口,才算停了下来。他放下大皮箱,从里面取出一块红布,几件家什,将红布盖在皮箱上面,细细抹平,又取出一卷画轴,转身走到墙边,把画挂了起来。

画轴打开,上面赫然画着一个济公,破衣烂衫,歪戴僧帽,一只手提着烧鸡,一只手平托着一个空酒碗。照理说济公的画像都是嬉笑着的,可这幅画里的济公盯着自己手中的酒碗,却愁眉苦脸的,好像是抱怨碗中没酒。

有几个流氓围了上来,打头的叫豁牙金,蹩二狗,张口便问张贤要演什么戏法。张贤答道:“只想借贵地,给我身后的济公活佛讨两毛钱买酒。”

豁牙金问张贤怎么让济公喝

酒,张贤便找豁牙金要了两毛钱。

张贤手一晃,两毛钱消失无踪,然后将手一抬,贴在耳边,喜道:“听!酒买来了!在这里!”

张贤快步走到济公画的跟前,对大家喊道:“请大家现在不要说话!不然酒就过不来了!现在济公活佛的酒碗可是空的!”他伸出两只手,罩住画上的酒碗,念了声:“来了!”说着将手慢慢松开。那幅济公画像上的酒碗,里面竟然出现了波纹,已经不是空的了。

张贤一抬手,止住大家的惊讶声,说道:“酒来了!济公活佛要笑了!”接着,他伸手在济公的脸上晃了晃,把手缩回,人群中又是惊叫,只见那画上的济公活佛已经变成了一张笑脸。

张贤把袖子挽起,露出手腕,将两只手亮了亮,示意手中空无一物,然后双手齐上,又把画中的酒碗盖住,喝了声:“得罢了!”手中一转,像是伸手从画中抠出物品一样,随即双手呈持碗状,慢慢移下。

众人探头一看,“哇呀呀”地齐声惊叫,那张贤手中赫然多出了一个酒碗,里面满满当地盛着酒,而画中的那个酒碗,竟也无影无踪。豁牙金一尝,果然是地道的二锅头。

张贤端着酒碗走到画边,将酒碗对着画中济公托碗的手,伸手一按,那酒碗竟不见了,只见到张贤的双手还按在画上。张贤将手抬起,画中已然多了一个酒碗,居然只有一半的酒了。

人群中爆发出掌声,叫好声经久不息。豁牙金颇为不服气地带着流氓离去。众人见豁牙金走了,又齐声高叫:“再来一个!再来一个!”一时间这处本来僻静的胡同口,人山人海,热闹非凡。人群中,一个旺风楼的伙计

挤在里面,也是瞪大了眼睛看着。

豁牙金虽然带着流氓走了,但起了贪念,便让蹩二狗去找天桥一带有名的小偷李易,打算让李易偷走张贤的东西。

蹩二狗带着流氓钻到一条又小又臭的胡同里,走到一户杂居的四合院前,见门没有锁上,也不敲门,“咚”的一脚踹开。

李易不在家,蹩二狗他们一直等到天黑,还不见李易回来,正要骂娘,却见从一侧矮墙边,爬进来一个人,肩上扛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。这年轻人二十一二岁的年纪,穿着一身麻布短褂,肩头大大小小都是补丁,尽管他个头不高,但身材匀称,长得眉清目秀。此人正是李易。

李易本是一个家教严厉的商人独子,但父母被奸人所害,赔了个倾家荡产,在李易十六岁时便撒手人寰,自此李易无家可归。李易聪明过人,会识字算数,身体也不错,就靠一个侧墙边,爬进来一个人,肩上扛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。这年轻人二十一二岁的年纪,穿着一身麻布短褂,肩头大大小小都是补丁,尽管他个头不高,但身材匀称,长得眉清目秀。此人正是李易。

李易本是一个家教严厉的商人独子,但父母被奸人所害,赔了个倾家荡产,在李易十六岁时便撒手人寰,自此李易无家可归。李易聪明过人,会识字算数,身体也不错,就靠一个侧墙边,爬进来一个人,肩上扛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。这年轻人二十一二岁的年纪,穿着一身麻布短褂,肩头大大小小都是补丁,尽管他个头不高,但身材匀称,长得眉清目秀。此人正是李易。

李易问张贤有什么本事,豁牙金大概一说,李易心中就厌恶起来,这不是要偷别人戏法的门子,砸别人的饭碗吗?他尽管心里讨厌,嘴上却满不在乎地答应下来,他在天桥一带讨生活,不能把豁牙金这种浑人得罪了。不过,李易自然有他自己的打算。

日军后方补给中断,竟吃自己人的肉果腹

6



余戈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1944年的夏季,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,7000余名中华男儿用鲜血攻下了滇西的松山,消灭了那支野兽般的军队,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(团)的辉煌胜利。65年后,同为军人的余戈用最艰苦的正面强攻的方法啃下了这场战役,他以“微观战史”的方式,详实地记录下松山战役的每一天,展现了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的全过程。

[上期回顾]

在第8军对松山攻击的关键时刻,号长杨敬财挥舞大刀冲上敌堡,带领战士们占领前沿阵地,但敌方坚固的堡垒,使远征军滚龙坡之战功败垂成……

纪实文学

日军水源被远征军破坏,只能夜里偷偷取水

在中国远征军将领们感到痛苦焦虑之际,松山日军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这天,日军士兵利用我军步兵停止攻击间隙修补阵地,发现水无川谷地水源地的蓄水池被我们破坏,各阵地立刻陷入断水。金光惠次郎不得不下令,此后各阵地每日派士兵利用夜间摸下山去背水。

日军从水无川抽水上山,水道隐蔽得十分巧妙,看不到,炸不坏。攻击几十天,我军一直不知道松山主峰日军吃水从哪里来。这天,在一位当地老乡协助下,远征军找到日军水源地所在,破坏了其第一蓄水槽。此后,日军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……

据活下来的日军士兵早见正则回忆,“此后每天夜里,我们就悄悄下山去取水,以供饮用。”

但让松山日军颇感伤心的是,战后,一些日军军官谈及这一点时,认为是活下来的士兵为失败找借口,说:“天上下着雨,到处都是湿的,还有必要去取水吗?”早见正则愤愤不已地告诉原侵滇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补充兵、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品野实,这种可笑的言辞让活下来的士兵极为不满。

18日,日本东条内阁总辞职,占据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开始抽调兵力移防冲绳,日本从战略攻势转入守势。午后,松山日军通信队通过无线电收到了这个消息。担任传令兵的早见正则去30米外的联队本部掩蔽部向真锅邦人报告,在掩蔽部外听到消息的士兵开始小声议论起来,不一会就杳然无声。早见走出战壕时,看到士兵们都蹲在战壕里愣愣地盯着一处发呆。

日军后方补给中断,竟吃自己人的肉果腹

7月19日这一天,在松山大垭口的日军卫生队收容所的战壕里,因受伤从阴登山撤下来的第6中队小队队长和幸辅中尉伸头观察敌情,被落在附近的迫击炮弹击中面部,鲜血堵在喉管里,疼得连气都喘不匀。卫生兵把他的喉管切开,也未能救活,于当日死亡。

5月份增援高黎贡山方向的反攻作战时,大和幸辅中尉本应率第6中队前往,但他借口患了夜盲症,指使中村少尉带队。后来中村在龙陵会战中失去了一条腿,幸免于拉孟全军覆灭之战。中村认为自己的生命就是用那条腿跟大和幸辅中尉换来的。

在高黎贡山方向作战的远征军第198师第592团团长陶达纲,1988年在台湾出版了根据自己的阵中日记写就的《滇西抗日血战纪实》,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:“打下冷水沟,只见两个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尸体,细看他们的大腿肉、屁股肉都有刀痕,有的还见骨头,真是惨啊。又随部队到了北斋公房,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,这才恍然大悟。原来是日本人吃他们自己的肉,因为纯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。显然五六天以来,日本人后方补给断了。”战时驻昆明美国新闻处所编的《最高海拔的战斗》中这样描述:“那里的日本人被包围,最糟糕的供应问题出现了,当应征入伍的中国农民小伙子在炸毁日军最后的工事时,他们搞不懂为什么原估计至少还有300名日军,现在只剩下75人?他们在厨房找到了答案,原来日本人吃完了干粮,就把自

己人一个个吃掉。”中国远征军美军最高顾问多恩将军,也发现了日军吃人肉的事实:“我们和中国的一个营在高黎贡山西坡一个叫江首的地方奇袭成功,当我们冲到了日军的一个指挥部食堂时,美国的联络军官碰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吃人肉的例子:准备好的不同阶段的尸体像堆柴一样地在地上堆着,有一些尸体的部分位置被剥了皮,长条的人肉是从另外一些人身上割下来的;有几人仅留下了骨架,奇怪的是头、手和脚都完整地保留下来。许多长条人肉,显然是从手臂和腿部割下来的,正挂在树枝和绳子上晒干,有些还需要被割成适当长条以便在两口大锅里炖煮。”

在腾冲战役中活下来的原日军第56师团卫生兵吉野孝公,在其回忆录《腾越“玉碎”》中,对他的同伙吃人肉却没有提及一个字,只是很含糊地提到“战场上的人肉部队”。为《腾越“玉碎”》写后记的原第56师团卫生队军医中尉丸山丰,他在后记里写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:“对于战场上的事,有的可以写,有的则不能写;有的想写,有的则再也不想写。”

松山日军接到命令:最坏情况出现时烧掉军旗

7月20日清晨,何绍周用望远镜观察片刻后,断然下令按预定计划开始炮火准备:总攻击开始!

据日记记载,“一天之内,七八千发炮弹倾泻而来,守备队士兵被炸得血肉横飞,伤亡惨重”。

这天,第113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大尉收到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电令,要求他在最坏的情况到来时,把军旗烧掉,并将饰

有天皇菊花御纹旗徽的镏金旗冠冠埋。“军旗奉烧”是日军在面临全军覆没时的最后举动,尽管真锅邦人大尉在陆军下士官教导学校时代即熟悉这一军中教义,但从来没想到自己会面对这个问题。虽说炮兵少佐金光惠次郎是守备队长,“再有步兵第113联队才拥有军旗,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走后军旗就由自己保管。在阴暗的掩蔽部里,真锅邦人就着蜡烛微弱的光亮打开存放联队旗的木匣,摩挲潮湿厚重的旭日旗,心里掠过一阵浓重的悲凉。”

在怒江东岸的远征军炮10团老兵董启超记得,此时我炮击已持续了近两个月。最初,松山日军还常常打炮还击,进入7月份后就再没炮声飞过江来。董启超没有望远镜,只能凭肉眼遥望茫茫雨雾中的松山,山顶终日烟雾腾腾,不时看到步兵交火的火光闪烁。董启超和弟兄们心里急啊:“每天少说要轰两万发炮弹上去,两个月就有百万发炮弹炸在山顶鬼子兵头上,他们怎么还没死绝呢?”

黄埔出身的将领身先士卒,士气振奋

7月23日10时后,天气稍微好转,炮兵按计划继续进行破坏射击。

这时,我指挥所观察发现马鹿塘附近有50多名日军钻出战壕蠢动,当即指示滚龙坡西北5350高地的山炮予以轰击,日军立即缩回战壕。

12时10分,日军3架侦察机在12架战斗机掩护下临空。飞机两翼下各悬挂一个重50公斤的空投包。此外,战斗机腹部也悬挂一个50公斤的空投包(每个空投包内装有手榴弹50

枚,步枪弹2000发)。15架日军飞机在松山上空盘旋,在马鹿塘附近相继投下供应品18包。按预先计划,飞机完成空投任务后应迅速脱离战场,但飞行班长小林中尉,战队长相泽少佐等人此刻全然将此忘在脑后,操纵侦察机和战斗机向我地面部队俯冲扫射。

何绍周意识到,上午那些钻出战壕的日军,是出来为空投飞机布设“T”形白布标志的。遂下令我高射炮拒敌机于高空,并以炮火覆盖敌空投地域。日军冒着炮火钻出战壕拾空投包,被我击毙十多名,并将空投包打得七零八落。不久,美军第14航空队数架P-38、P-51战斗机飞来,冲入敌机群,正在侦察机前舱操纵回旋式机关枪俯冲扫射我军的中小中尉,身后机舱被美军战机一发炮弹击中。战队长相泽少佐见状不敢恋战,遂下令机群迅速摆脱我机撤出战场。

15时许突起狂风暴雨,日军乘天昏地暗之际猛扑丙、丁高地,第307团陷于苦战,军长何绍周电话命令第103师师长熊绥春以该部投入增援,19时又夺回丁高地。

战斗中,何绍周一直在竹子坡用望远镜观看第307团进攻,发现副团长陈一匡手执冲锋枪,率领官兵勇敢冲入丙、丁高地时,对站在他身边的参谋长梁筱斋及参谋人员说:“你们来看,那个身披雨衣,指挥官兵冲进敌阵地的是第307团副团长陈一匡,他是黄埔第10期学生,这样英勇善战,谁说军官学校学生怕死啊!”副团长、副营长、副连长这些副职,在平日里掩在主官背后不为人注意,甚至指挥系统上都看不到姓名,在战场上则是直接率队执行主官命令的角色。